

潮 骚

し お さ い

三岛由纪夫

张舟——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潮 骚

〔日〕三岛由纪夫——著

张舟——译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潮骚 / (日) 三岛由纪夫著; 张舟译. —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5302-1848-8

I. ①潮… II. ①三… ②张…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36347 号

SHIOSAI

by MISHIMA Yukio

Copyright © 1954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MISHIMA Yukio,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潮骚

CHAO SAO

〔日〕三岛由纪夫 著

张舟 译

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 编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42359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

字 数 109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02-1848-8

定 价 45.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第一章

歌岛是个人口一千四百、周长不足四公里的小岛。

岛上有两处景观最美。其一是面向西北方而建的八代神社，坐落在接近歌岛最高点的地方。

歌岛位于伊势海的湾口，从神社眺望，可将伊势海周边一览无余。知多半岛自北面迫近，渥美半岛从东向北伸展开去，宇治山田到津之四日市的海岸线在西边隐约可见。

登上二百级石阶，在立着一对石狮的鸟居前回首，便能看到被环抱在远景中的保持着远古风貌的伊势海。此地原本有一棵枝条交错、呈鸟居形状的“鸟居之松”，为远景配上了意趣盎然的画框，可惜数年前枯死了。

松树绿意尚浅，近岸的海面已被春日的海藻染成了朱红色。

来自西北的季风不断从港口吹来，在这里欣赏美景不免要忍寒挨冻。

八代神社供奉着绵津见。这种对海神的信仰，自然地萌生于渔夫的生活。他们常祈祷海上平安，若遭遇海难，获救后第一件事便是向这座神社献上奉纳金。

八代神社拥有六十六面铜镜，被奉为至宝。其中既有八世纪前后的葡萄镜，也有在日本仅存十五六面的六朝镜复制品。镜子背面雕着的鹿和松鼠在远古时代离开波斯的森林，穿越广袤的陆地，沿八重的海路跋涉了半个地球而来，如今已在岛上定居。

另一个景观最美的处所，是东山山顶附近的灯塔。

灯塔伫立于断崖之上，崖下伊良湖水道的海潮声不绝于耳。在起风的日子，这条连接伊势海与太平洋的狭窄海峡团团地打着漩涡。渥美半岛的一端隔水道逼迫而来，伊良湖岬小小的无人灯塔便建在那乱石丛生、荒凉无比的岸边。

在歌岛灯塔上向东南张望，可以看到太平洋的一角。在西风强劲的拂晓，从东北隔渥美湾的群岭之间，有时候能窥见富士山。

从名古屋和四日市起航或归港的汽船，沿着伊良湖水道穿梭在湾内至外海的无数渔船之间，这种时候，灯塔员便会凝视

着望远镜，迅速报出船名。

三井海运的货轮——一千九百吨的十胜丸号进入视野。望远镜里，两个身穿蓝色工作服的船员正一边原地踏步一边交谈。

片刻后，又有英国船塔利斯曼号进入港口。上甲板上，船员抛投缆绳的身姿鲜明而渺小。

灯塔员转向值班小屋的办公桌，在船舶通行记录表上填写船名、信号符号、通过时间和方向，并将这些信息编入电文发送出去。多亏如此，港口的货主得以尽早进入准备状态。

午后，落日被东山遮挡，灯塔附近变得晦暗。有鸢在明亮的海面上空盘旋。鸢身处天际，轮流弯折双翅，仿佛在试验翅膀的机能。只见它一副要俯冲到低空的样子，却在原处顿了一顿，后又突然凌空急退，转为翱翔之态。

日暮时分，一个年轻的渔夫手提硕大的比目鱼，从村里出发，踏着一路向上的山道赶赴灯塔。

他前年刚从新制初中毕业，才十八岁，身材高大，体格也健壮，唯有稚气的脸庞与年龄相符。他有着无法晒得更黑的皮肤、颇具歌岛居民特色的挺拔鼻梁和皴裂的嘴唇。他又黑又大的眸子异常清亮，但这只是以海为生的人从大海得到的馈赠，绝非知性带来的澄澈。他在学校时成绩相当糟糕。

亡父留下的裤子和简陋的短上衣，这仍是年轻人今天打鱼时的装束。

此时，他已穿过寂静的小学校园，走上了水车旁的坡道，接着又登上石阶，绕到八代神社的后面。神社的庭院里，裹在薄暮之中的桃花呈现出纯白之色。从这里只须攀爬不到十分钟，便能抵达灯塔。

这道路着实崎岖，走不惯的人怕是白天也会跌跤，而年轻人即使闭着眼，也能踩着松根和岩石前进。纵然像现在这样一边思考一边走，也不会被绊倒。

之前夕照尚存的时候，年轻人所在的太平丸号返回了歌岛港。他和船主及另一个朋友每天都要坐上这艘载有引擎的小船，一起出海打鱼。回到港口，他将渔获搬上合作社的船，把小船拉上海滩，提着准备送往灯塔长家的比目鱼，想要先回家一趟。他沿海滩一路走来时，暮色渐浓的海滨喧嚣依旧，大量渔船在呼喝声中被拖上了岸。

一个素未谋面的少女将名曰“算盘”的坚固木架竖在沙滩上，倚着它休息。这架子是一种工具，当用卷扬机拉起船只时，可把它搁在船底，一截一截向上方挪移。看情形，少女已完成这项工作，现在正是歇口气的时候。

她额头冒汗，面颊通红。凛冽的西风相当强劲，而少女似

乎乐得让因劳作而发热的脸暴露在风中，任其吹抚自己的头发。她上身穿无袖棉短褂，下着劳动裤，手上则戴着一副脏兮兮的劳动手套。健康的肤色与其他女人无异，但双眸灵动，眉宇沉静。少女凝望着西方海面的上空。彼处，夕阳的一点红渐渐没入了黑压压的云层。

年轻人从未见过这张脸。歌岛上理应没有他不认识的人。若是外乡人，他一眼就能分辨出来。然而，看少女的装束并不像外乡人。只是，她独自一人沉迷于海景的模样又与岛上快活的女人们不同。

年轻人故意从少女身前走过，正对着少女停下脚步，就像孩子观看稀有之物一般直视着她。少女轻蹙眉头，目光并未转向年轻人，依然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洋面。

年轻人检视完毕后，便默默地快步离去。当时，他只是恍恍惚惚处在好奇心得到满足后的幸福感中，而这种无礼的行为使他脸上浮现羞耻，则是在很久之后，也就是现在攀登通往灯塔的山道时。

年轻人透过成排松树的间隙眺望大海，眼下的大海波涛汹涌，发出阵阵轰鸣。月亮升起前的海面甚是昏暗。

他转过“女人坡”——相传此地会迎头撞见高大的女妖——高处便现出了灯塔明亮的窗户。那亮光刺痛了年轻人的眼睛。由于村里的发电机长期故障，乡间只能见到油灯的光。

年轻人屡次给灯塔长家送鱼，是为了回报灯塔长的恩情。在新制初中临近毕业时，年轻人眼看会因为成绩不合格，要拖上一年才能毕业。幸亏他母亲常去灯塔附近捡松叶当引柴，因而与灯塔长的夫人相识，她向夫人诉苦，如果儿子毕业延期，家里就无法维持生计。夫人将此话转告灯塔长后，灯塔长找到了与他交好的校长。正因如此，年轻人免于留级，得以顺利毕业。

年轻人离开校园后出海打鱼，时不时把捕来的鱼送去灯塔，或帮忙买些东西。所以，灯塔长夫妇对他甚是疼爱。

灯塔长的公馆就在通往灯塔的混凝土台阶前，靠近一块小庄稼地。厨房的玻璃门上映出了夫人晃动的身影，夫人似乎在准备晚饭。年轻人在户外招呼了一声。夫人打开了门。

“哎呀，是新治啊！”接过新治默默递来的比目鱼，夫人大声喊道，“孩子他爸，久保送鱼来了！”

里屋传来了灯塔长质朴的回应声：“谢谢你总是送鱼过来。好了，快进来吧，新治。”

年轻人忸怩地站在厨房门口。比目鱼已被搁在白色的搪瓷大盘上，鲜血从微微开合的鳃中流出，渗入了白皙滑腻的鱼皮。

第二章

翌日清晨，新治又乘上师傅的船打鱼去了。黎明的天空略有些阴沉，白蒙蒙地映照在海面上。

抵达渔场大约要一个小时。新治套上黑色的橡胶围兜，戴上橡胶长手套。那围兜上至短上衣的前胸，下及长筒胶鞋的膝盖。他站在船头，一边遥望小船驶向的灰色晨空下的太平洋，一边思考昨夜从灯塔归来后直到入睡前的种种事情。

狭小的屋中，昏暗的油灯悬挂在灶台边，母亲和弟弟正等着新治回家。弟弟十二岁。父亲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死于机枪扫射。那之后的数年间，母亲单凭一个女人的力量，靠做海女的收入撑起了整个家庭，直到新治外出工作为止。

“灯塔长很开心吧？”

“嗯，一个劲儿地要我进屋，还给我喝了一种叫可可的东西。”

“可可是什麼？”

“西洋的一种像小豆汤一样的东西吧。”

母亲对烹饪完全外行，不是把鱼做成刺身，就是用醋拌，要么就是烤全鱼，或是煮一下了事。盘子里盛着新治捕来的绿鳍鱼，也只是被囫圇地煮了一通。由于下锅没洗好，吃起来总咬到沙粒。

新治期待聊起饭桌话题时，能从母亲口中听到那个陌生少女的传言。然而，母亲是个既不发牢骚也不爱谈论他人的女人。

饭后，新治带弟弟去澡堂，指望能在那里听到少女的事。因时间已晚，澡堂里空荡荡的，水也脏了。渔业合作社社长和邮电局局长仍泡在池中，谈论着政治问题，天花板下回荡着二人破锣般的噪音。新治兄弟朝二人以目致意后，泡在浴池一角。新治侧耳听了许久，话题始终没有从政治转向少女。不久，弟弟便早早起身离去，新治也只好跟了出来。详问缘由，才知弟弟宏今天玩剑戟游戏，拿刀打中了合作社社长儿子的头，把他打哭了。

这天夜里发生了奇怪的事，向来倒头就睡的新治上床后一直精神亢奋。从未生过病的年轻人甚至怀疑这是否是一种病。

不可思议的不安一直延续到了早晨。当新治立于船头，望

着前方辽阔的海洋，平素熟悉的劳动活力在体内充盈起来，心境不觉安宁了下来。小船随引擎的震动微微摇晃，凛冽的晨风拍打着年轻人的脸颊。

右方断崖高处，灯塔已熄了亮光。早春의褐色树丛下，伊良湖水道的波涛扬起飞沫，在朦胧晨景中白得耀眼。太平丸号在师傅熟练的掌舵下，顺畅地冲破了水道的涡流。如果这是一艘巨轮，要通过这条水道，则必须穿越两座暗礁之间无时不泛起白浪的狭窄航道。航道水深八十至一百庹^①，暗礁上却只留有十三至二十庹的余地。从标识航线的浮标处往太平洋方向去，一路上还沉积着无数捕章鱼的陶罐。

歌岛年渔获量的八成是章鱼。章鱼的汛期始于十一月，在春分时节长枪乌贼的汛期到来前便已临近结束。汛期时，章鱼为了避寒，会从伊势海游向太平洋深处，而陶罐正在途中等待着它们。如今，捕获“逃章”的季节已经过去了。

老练的渔夫们对歌岛太平洋一侧的浅海海底地形烂熟于胸，就如同熟悉自家院子的每个角落。

他们总说：“海底一暗下来呀，我们就跟盲人按摩师一样了。”

他们用罗盘测知方位，比对远处岬角的群山，靠最高和最

^①日本长度单位，1庹约合1.8米。

低之间的距离把握船的位置。知道了位置，也就知道了海底的地形。各自连着上百只陶罐的绳子在海底整齐地排成数列，大量浮子系于绳索各处，随潮起潮落摇曳不定。打鱼技术掌握在老练的捕捞长手中，他既是船主又是师傅。新治和另一个年轻人龙二只要努力干适合他们的体力活就行。

捕捞长大山十吉有一张饱受海风鞣制得如皮革般的脸，皱纹深处也晒得黝黑，手上的纹路已分不清是渗入了污垢的折皱，还是打鱼留下的旧伤疤。他极少笑，总是很安静，虽然发号施令时会大声喊叫，但从不会因为生气而抬高嗓门。

打鱼时，十吉通常不离尾橰所在的地方，单手调节引擎。一进入洋面，先前不见踪影的大批渔船便出现了，人们互道早安。十吉降下引擎的马力，开到自家渔场，随即示意新治给引擎安装传送皮带，再绕到船舷的滚轮轴上去。船沿着陶罐索徐行时，滚轮轴会带动船舷外侧的滑车，年轻人们须将陶罐索挂上滑车，轮流拉拽。一旦停手，绳子就很容易滑落，而且，要拉出吸了海水后变重的绳子，就得有人力辅助。

微弱的阳光笼罩在水平线上的云层中。三两只鸬鹚在海中戏水，将长长的脖子探出水面。向歌岛望去，只见朝南的断崖被群居鸬鹚的粪便染得雪白。